



杰西卡·克鲁格

假扮黑人二十载 她终于装不下去了

专门研究少数族裔历史的“非洲裔”教授，竟然是个如假包换的犹太白人？近日，美国乔治·华盛顿大学女教师杰西卡·克鲁格在网上的“自曝”引发舆论哗然，也让她的朋友和家人大跌眼镜。她发博客称，自己的每件事、每段社会关系，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，她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心魔做斗争，却因怯懦而不敢承认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王晓莹 特约撰稿 古铎 编译

“我胆大妄为地骗了你们”

9月3日，乔治·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杰西卡·克鲁格发布了一篇博客：“为了在成年后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做的每一件事，发展的每一段社会关系，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。”

在这篇题为《真相，以及我的那些暴力的反黑人谎言》的博客中，38岁的克鲁格终于一口气坦诚了多年来竭力隐瞒的真相：“成年后，我回避自己是个在堪萨斯城郊长大的犹太白人的事实，假扮了各种原本不属于我的非洲裔身份：北非裔黑人、美洲黑人、加勒比裔布朗克斯黑人。”

克鲁格说，她曾无数次想终结谎言，但怯懦总是打败了道德。“我分得清对错，了解历史，知道黑人身份带给我的好处，但我是个胆小鬼。”她还表示了道歉和愧疚：“多年来，我每一步都错了，没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……所有爱过我，信任过我，捍卫过我、为我发声的人，一定感到震惊，感觉遭到了背叛，你们或许会愤怒，陷入痛苦和困惑。我请求你们，不要质疑你们的判断或怀疑自己，不是你们太单纯，而是我胆大妄为地骗了你们。”

这一“自曝”让许多人大跌眼镜，更是狠狠打了很多与克鲁格交好的非洲裔朋友的脸。非洲裔作家、编剧哈里·齐亚德在社交媒体“推特”发文说，她曾为克鲁格辩护，“那些虽然接纳她为黑人，却认为她不够‘黑’的非洲裔朋友警告过我，不要这样做……可我还是站在她那边。我一直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，她总是很消极、充满妒忌，不惜一切代价来证明自己黑人身份的真实性。”齐亚德也跟着道歉：“我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，但还是让她伤害到了我的黑人朋友，对不起大家。”

靠非洲裔身份蹭福利

生而为犹太白人的克鲁格，为什么要伪装成非洲裔，多年来又是怎么

瞒天过海的呢？

克鲁格在博客中写道，她从小就受到精神方面疾病的困扰，但也承认这不能为自己假扮黑人开脱。“十几岁时，当我想要逃离心理创伤，就会去一个新的地方，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。但这种创伤并不是别人造成的，相反，是我施加给别人的……黑人和黑人社区没必要庇护像我这样的垃圾。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错的。”

但在齐亚德看来，克鲁格的“自曝”不是因为良心发现，而是她快藏不住了。“今天早上克鲁格发文前跟我打电话，向我承认了一切。她不再是我的朋友了。”她9月3日在“推特”上写道，“她承认也不是因为良心发现，只是快瞒不下去了。”

克鲁格博士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，从2012年起在乔治·华盛顿大学教历史。该校官网的个人简介显示，她主要从事拉美、非洲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。可想而知，研究这些专业，非洲裔身份确实给了她一些学术上的便利。2009年，她凭借研究美洲黑人历史被授予“富布赖特-海斯博士论文研究奖学金”。

她还写过一些有关非洲裔和非洲裔文化研究的书籍和文章。在一本书的序言中，她写道：“没人知道我的祖先是誰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赌一个不可知的未来……”她的“自曝”博客发出后，几家书店删除了与她的相关书籍信息，一些非洲裔作家也对她进行强烈谴责。目前，乔治·华盛顿大学已将克鲁格停职，还有一些同事对她谎报身份感到震惊和不满，要求她辞职。

和家人“断联”20年

为了更好地伪装身份，克鲁格一直“尽职尽责”地扮演着非洲裔。今年6月，她在一段视频里以非洲裔身份谴责白人：“所有和我们一起等了四个小时的纽约白人，最终都没有为纽约本地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发声。支持我勇敢的同胞，支持无畏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同胞。”她还称白人邻居带坏了社区风气，要把这个黑人社区“中产化”。

在形象上，她也煞费苦心。从照片

来看，克鲁格一头黑发，鼻梁不是那么挺拔，肤色也不算太白，还打着鼻钉，确实有点非洲裔的感觉。但在博客发出后，她营造出的非洲裔形象很快被愤怒的家人揭穿。

克鲁格弟弟的妻子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，克鲁格肤色“雪白”，根本不是黑人。她说，克鲁格姐弟俩已经有20多年没联系过了，他们也是在有记者联系采访后，才知道克鲁格做出了这样的事。“她不可能是黑人。她家里就没有黑人，都是犹太人。她让我们的家族蒙羞，我和丈夫现在只想抱头痛哭。我能想象出，我公公的棺材板可能都要压不住了。”她说，“克鲁格打了家人的脸，也打了每一个黑人女性的脸。我们还没见到她，也不想见到她。”

还有克鲁格家的一个朋友向媒体透露，克鲁格可能因为担心暴露身份，没有出席母亲的葬礼。这个朋友说，克鲁格成长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，父母经营一家商店，家庭氛围和谐。“她小时候就很聪明，读高中时已经对政治和民权很感兴趣。她的家人都没有种族偏见。”

克鲁格的父母在她幼年时就离婚了。父亲定居在拉斯维加斯，2017年去世。克鲁格的母亲晚年定居纽约，2013年10月去世，但克鲁格没有在葬礼上露面，甚至都没给出个理由。这个朋友说，母亲卧病在床时，克鲁格也没看望过。全家人都为克鲁格的学术成就感到自豪，但她不怎么与家里联系。在媒体联系上门前，大家也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假扮黑人。

“上次见到她，她还是金发碧眼的，声音和过去不一样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。很多人想找到她假扮黑人的原因，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多年前她就离开了，和我们断绝了往来。”这个朋友说。

在美国，白人伪装成非洲裔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故事，克鲁格不是头一个，或许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早在2015年，美国知名非洲裔民权领袖蕾切尔·多尔扎尔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爆出她是个假扮非洲裔的白人。消息发酵后，多尔扎尔深陷争议，辞去了在美国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”的职务。

本·拉登的侄女 是个特朗普“铁粉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最近，“基地”组织前头目本·拉登的侄女努尔·本·拉登上了新闻头条。她在接受《纽约邮报》采访时表示，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，另一场“9·11”恐袭事件可能就在眼前。她力挺美国总统特朗普：“自从特朗普2015年初第一次参选以来，我一直是他的支持者。”

说实话，这话特朗普的亲侄女都说不出来——不久前，特朗普的亲侄女玛丽·特朗普还出书爆料叔叔的“黑历史”。为什么本·拉登这个美国曾经“头号公敌”的侄女，成了特朗普的“铁粉”？她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今年33岁的努尔出生在瑞士，父亲伊斯兰姆·本·拉登是本·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努尔的爷爷穆罕默德·本·拉登是个建筑业巨富，共有50多个孩子。他们家族为沙特建了不少道路、清真寺、宫殿，与沙特王室关系也很好。在拉登家族中，本·拉登一直被认为是“败家子”，伊斯兰姆则是家族中较为传统的商人形象，根据《纽约客》杂志2001年的报道，伊斯兰姆是家族欧洲控股公司的负责人。2004年，伊斯兰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他已经20多年没见过本·拉登了：“他去了阿富汗，我也离开沙特去了瑞士，从那以后我就没和他联系过。”

伊斯兰姆的妻子卡门·迪福尔是瑞士人，两人在努尔小时候就离婚了，之后努尔和两个姐姐跟着母亲在瑞士长大。她和父亲都几乎未曾谋面，更别提叔叔本·拉登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迪福尔与伊斯兰姆离婚后还写了书，其中一本名为《戴着面纱的王国》，目的是向女儿们解释她为什么会从拉登家族中逃离；还有一本是《王国内幕：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日子》，当年火爆一时。

《纽约邮报》报道，努尔本科就读于日内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，后来又在伦敦大学拿到商法硕士学位，如今运营着一家计算机编程训练营。

如果不是姓氏和较为明显的中东人的长相，努尔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欧美人。她不戴面



本·拉登

努尔·本·拉登

纱，穿衣打扮完全欧洲化，思想上更是“人在瑞士心在美”，她不但说自己有颗“美国心”，还认为美国是她的第二故乡。努尔说，“9·11”事件发生前，她一年会跟着母亲去好几次美国。那场恐袭发生后，当时14岁的她非常难过。“尽管顶着这么个姓氏，但我完全没有在美国遭遇不好的经历，相反，我还被美国人的善良和理解所打动。”她说。

“精神美国人”的努尔自然很关注美国政治，而且是特朗普的“铁粉”。她在社交媒体“推特”上发文支持特朗普，还晒出自己头戴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帽子的照片，隔空“应援”特朗普。近日，努尔接受《纽约邮报》采访时，从安全角度力挺特朗普：“‘伊斯兰国’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发展壮大，来到了欧洲。特朗普已经表明，他会在恐怖分子找到机会发动袭击前就从根源上消灭他们，保护美国和我们不受威胁。”她还用“瞌睡乔”这个外号指代拜登——这也是特朗普常用的词。

前不久，努尔还在自己的网站上分享了一封信，把特朗普称为“能将我们从黯淡未来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领袖”。“在特朗普的带领下，美国将有机会恢复她的准则、自豪感、独立，真正成为自由的灯塔和所有人的希望。”她写道。

“推特”上的资料显示，努尔2010年就注册了账号，却在2019年2月以后才更新频繁，她的大多数“推文”都是在最近半年内发布的，内容基本都是帮特朗普说话。她经常转发特朗普及其儿子小特朗普，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人的“推特”，发过特朗普抹黑奥巴马的“奥巴马门”相关“推文”。除了姓氏，努尔和那个完全不熟的叔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：“我的姓氏与我的价值观完全相反。”